

湖廣名鎮

胡世博
岳精柱



重慶大學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湖廣名鎮

胡世博
岳精柱



重慶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广会馆 / 胡世博, 岳精柱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624-6544-7

I. ①湖… II. ①胡…②岳… III. ①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1186号

湖广会馆

HUGUANG HUIGUAN

胡世博 岳精柱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严 俊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刷: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53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544-7 定价: 34.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序

何智亚

重庆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

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都渝城，先后有六次对重庆具有重要影响的移民。而从清代初期到清代中期，以“湖广填四川”为代表，遍及中国十几个省的历史大移民，才真正奠定了现代重庆人的根基。

绝大部分重庆人都是这次大移民的后裔。

从顺治末年到嘉庆初年，我们的先祖从全国各地，千里迢迢，举家迁徙入川。这是一次艰苦卓绝，连绵不断，一代又一代，跨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大移民。先辈们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至今使人感到荡气回肠、可歌可泣。各地移民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促进了商品的交流和市场的活跃，为巴蜀经济的复苏和繁荣作出了重要的奉献。

各地移民和商人在当地落脚立根，并通过自己的艰苦创业取得一定发展和经济实力后，为共同利益需要，纷纷修建为联络乡情、举行聚会交流、保护同乡利益、祭拜乡土神灵的会馆。会馆建筑既作为同乡在外埠寄居的客房，也作为举办宗教活动、娱乐活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场所。各会馆立有章程，并推选同籍中有威信、有实力和办事公道的头面人物作会首或董事。随着会馆功能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会馆的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到清代中期，会馆遍布全国许多城市和乡镇。

遗存至今的重庆湖广会馆，就是当年重庆城著名“八省会馆”中一处重要

的建筑群。

2003年12月28日，历经近10年的前期工作，重庆湖广会馆修复工程终于正式拉开序幕。受重庆市委、市政府任命，我担任了重庆湖广会馆修复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具体负责组织指挥修复工程。与此同时，我开始撰写《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一书。在广泛收集“湖广填四川”移民资料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家谱、县志、史书对这次大移民有着许多记载，我当时就有一个强烈的期望，希望能有作家来收集这些美丽动人、发生在会馆内外、和会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移民故事，写成小说，拍成电视剧，让今人了解先祖移民到巴蜀大地后的艰苦创业，与客地人民共建家园的深厚历史。

胡世博、岳精柱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广会馆》摆上了我的书案。小说以重庆湖广会馆为背景，描写了清代中期形形色色的移民后代。他们之中，有成为富商后仍然不忘帮助穷苦乡亲、大灾年积极参与赈灾的善者；也有为富不仁、巧夺豪取、大灾年屯积粮食卖高价的恶者；有敢于同命运抗争、宁死不放过多人的强者；也有忍辱屈从，在不公平命运前默默忍受的弱者。小说描写了多对爱情男女，这些爱情故事里，有因爱错了人以死殉情的悲壮；有悄悄相爱终于获得的缠绵；还有兄妹相爱成为夫妻的离奇，曲折生动，十分感人。

小说《湖广会馆》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将真实的历史与丰富的想象空间巧妙地结合。读着小说，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以为是在读历史，可是仔细辨识，曲折的情节、无数的巧合、显然又不是历史的原貌。这种故事情节会让不同的读者群找到自己的喜爱和钟情之处：中老年读者喜欢历史，会被历史中真实出现过的川江号子、轿夫歌、送喜歌及重庆古风古貌的描写所吸引，年轻读者也许会为小说中同样十分美丽，然而性格不同、遭遇迥然的年轻女人之命运唏嘘不已，还有一些读者会为小说人物和故事所表现出的真善美，假丑恶而引起良多感慨与思索。

我相信，《湖广会馆》会受到广大读者喜欢。

2011年7月16日

儒商流芳

——序《湖广会馆》

侯爵良

明末清初，四川多战乱，自号“八大王”的张献忠5次领兵入川，滥施暴力，杀人树威，留下了“八大王剿四川”的历史传说。蜀人不幸，张献忠来了乱杀，李自成来了也乱杀，清军在镇压张、李这两支农民起义军的时候同样伤及无辜。后来，“三藩作乱”，吴三桂的叛军从云贵打进四川，又是数年的血雨腥风。长期战乱带来饥荒和瘟疫，造成严重后果：人口锐减，十室九空，“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

于是，大移民开始了：“湖广填川”大移民是政府行为，清政府奖励移民，凡组织移民有功者，可以做官晋级。“湖广填川”的移民规模是空前的，超过了山东人的“闯关东”，山西人的“走西口”，闽粤人的“下南洋”。

移民是跋涉者，又是垦荒者，他们离乡背井，千里迢迢，从湖南、湖北等地移居四川，挈妇将雏，风餐露宿，“艰难险阻备尝之矣！”兵荒马乱之后的蜀地在移民手里重新变为“天府之国”：农业复苏，商业复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重庆，商贾云集，会馆林立，一大批行业帮会破土而出，犹如雨后春笋，百业兴旺。

各省移民在重庆抢滩，建立了“八省会馆”，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湖广会馆”。它始建于康熙朝，兴盛于乾嘉时期，它的地理位置优越，紧靠长江。湖广会馆应时而生，为世所用，自建立以后，社会功能日益彰显：既是移民的

家，又是商贾巨子的交流平台，还是地方官府联络商家和百姓的桥梁，对城市商业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湖广会馆有过自己的历史辉煌，可歌可泣，应该笔之于书，作为精神财富保存久远，光照后世。胡世博、岳精柱两位先生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渴望，用小说的形式叙述湖广会馆昨天的风风雨雨，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见了清中叶城市商业社会的历史画面：既描绘了城市的繁荣，又叙述了乡下灾民的苦难。在天灾面前，清官忧国忧民，筹粮赈灾；贪官买空卖空，欲发国难财。这时的“康乾盛世”已经江河日下，“白莲教”闹得沸沸扬扬。小说作品像一面历史的镜子，照见了众多的人物脸谱和社会乱象，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很值得珍视。

小说的成败决定于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主人公光彩照人，作品便掷地有声。《湖广会馆》的主人公是陈宗信，即湖广会馆“老首事”陈玉金的儿子。陈家祖先是来自湖北麻城入川的移民，世代经商，遵守儒家的商道信条：“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一个“诚”字，使陈宗信有了正确的经商理念：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以次充好，更不制假售假，买卖双方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关系。一个“和”字，使陈宗信找到了化解诸多矛盾的正确方法，事事先为别人着想，善与人同，急人之难，及时处理好商家内部的矛盾和商家与社会的外部矛盾，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陈宗信严守儒家商道，一“诚”二“和”，有口皆碑，成了儒商的典型。

重庆灾荒，众多商家捐款出力，陈宗信带人远到外地购粮，克服重重困难，表现出儒商的“和”，体现了儒商的社会责任感。与之相反，他的离散弟弟黄永涛在奸商、地痞、贪官的影响下制假贩假，以次充好，不守儒家商道，既不“诚”，又不“和”，惹人耻笑。

陈宗信这个主要人物塑造得好，他的道德感染力打动着今天的读者。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搞市场经济，也需要陈宗信这样讲诚信的儒商。历史往往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小说《湖广会馆》反映了历史，同时也折射了现实，作者并非仅仅是在发“思古之幽情”。现实生活中那些制假售假的商家面对陈宗信这样的儒商不感到汗颜吗？

作为文学作品，《湖广会馆》在写作技巧方面惹人喜爱，颇有艺术魅力。作者驾驭了重大的历史题材，内容取胜，独一无二，使读者耳目一新，未曾相识。小说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书中的“女侠”和“白云道长”行侠仗义，总是在危难时刻突然出现，“飞箭传书”，救人于水火。大量的“重庆元素”，使小说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全篇故事波澜迭起，曲折多

变，读者怎么也猜想不到故事该怎样结尾，悬念重重，引人入胜。作品人物众多，虎虎有生，个个都能立起来，说到某个人物你就会想起他的个性和音容笑貌。许多人物关系互相交织，一时弄不明白，直到读完全部作品才恍然大悟，看见了谜底，作者的匠心不能不令人叹服。年轻的读者在细读作品的时候，可能会陶醉于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他们爱在深山，爱在刑场，爱在梦里，亦真亦幻，缠缠绵绵。作品会点燃青年读者的爱火，感叹唏嘘，心亦摇焉。

2011年初夏 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脚力帮争斗.....	001
第二章	陈家少爷被绑架.....	013
第三章	床上躺的是杏儿妹妹.....	025
第四章	小小秤杆系万家.....	037
第五章	嘉庆六年大灾.....	049
第六章	漏网贪官和药材公子.....	060
第七章	重庆府赈灾.....	072
第八章	川西坝子购粮.....	084
第九章	南江口遇盗.....	095
第十章	八省会馆.....	107
第十一章	避灾鱼沱山.....	119
第十二章	二月冻桐花.....	131

第十三章	红石帮帮主.....	142
第十四章	桐油生意.....	154
第十五章	野鸭沱货船被劫.....	165
第十六章	血溅东溪场.....	177
第十七章	白莲教.....	189
第十八章	李春洋引来了官兵.....	200
第十九章	禹王庙会.....	212
第二十章	帝主菩萨显灵.....	225
第二十一章	智破天成庙.....	238
第二十二章	杏儿妹妹成了仙女.....	250
第二十三章	祭法场.....	262
第二十四章	恶人遭了报应.....	275
第二十五章	找到了小宗义.....	286
第二十六章	送走了孟大哥.....	298

第一章 脚力帮争斗

清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初六日，重庆府禹王宫举办禹王庙会。

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三面环水，一面连山，幢幢房屋顺山势由低到高，错落有致；高高城墙沿江边延伸到山梁，雄伟壮观。重庆城门多数建在江边，建有码头，城门和码头各有特色。川江上有一首船工号子唱道：四川省水码头要数重庆，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千厮门花包子雪白如银；临江门买木材树料齐整，通远门锣鼓响抬埋死人；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金紫门对着那道台衙门；储奇门卖药材供人治病，太平门卖的是海味山珍；东水门有一口四方古井，对着那真武山鱼跳龙门。有诗描绘江边码头景象：龙门东去水连天，白帆片片泊江边；竹篙点浪船家吼，上下行客闹声喧。夕阳返照暮江红，古渡人归乘短篷；回首江北灯千点，当头明月恰如弓。

冬春季节，江水平静，江上帆影点点，百舸争流，夜晚江船灯火映红江面；夏季水涨，江水咆哮，浊浪排空，滚滚波涛奔腾着向东而去，江上船只多进码头避风。季节不同，重庆城下两江景色各异。重庆水码头数朝天门和东水门码头最大，附近街道非常繁华，像猪十街、平街子、打铁街、棉花街、接圣街、天灯街等，青石板铺路，两旁多建楼房，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商铺货栈招牌醒目，美观大方；买卖东西的、搬运货物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禹王宫又称湖广会馆，坐落在东水门附近的撬脚街上，红墙青瓦，卷棚歇山，翘角飞檐，气势雄伟。院落顺山势从低到高分三层，大门进去第一层是明殿，殿里悬有巨钟，放有大鼓，祭祀神灵或迎接贵宾时撞响钟鼓，隔着三五条街也能听到；殿中靠壁置放有焚香炉，供祭祀神灵的湖广乡亲敬香及焚烧纸钱用。往上走十八步石阶到了第二层祭祀大殿，大殿高大宽敞，供奉着大禹菩萨，屏风及两边巨大的石柱上雕刻着龙凤呈祥及戏中人物，千姿百态，栩栩

如生。左右两旁还建有厢房、大小议事堂。祭祀大殿后靠壁有一神台，供着帝主、朱公等湖广十府的地方神灵。再往上走三十一级，即是第三层，有大小戏楼、客房。

六月初六清晨，禹王宫大门内外挤满各地来参加禹王庙会的湖广乡亲，有从本城来的，也有从附近州县来的。湖广会馆副首事周带才吩咐看守禹王宫大门的乡亲晚上迟一些关门，早上早一些开门，让参加庙会的乡亲进来休息。并且，禹王宫大院及大小戏台两旁饮食摊子通宵卖东西，乡亲们花一两个铜板就可以吃上热乎乎的家乡小吃，有米糕、汽水粑、火烧粑；重庆的担担面、抄手、炒米糖开水、麻花、馓子。

辰时，祭过了禹王菩萨，开始认祖归宗，聚会叙乡情，这种乡亲聚会，人们称作“打乡谈”。乡亲们都是元末明初或明末清初千里迢迢从湖广各地迁来重庆府的，几十年、上百年过去了，为了生活，祖籍同乡同里、同宗同族的乡亲，甚至一些亲兄弟分开了，住到了不同的州县，平时要聚会很难，只有举办庙会时聚在一起，联络乡情，商讨同宗同族的事务。一些多年不见的乡亲见了面，非常高兴，说起家乡话，摆谈分别后发生的事，有时眉开眼笑，有时满脸泪水。

午时到了，大戏台、小戏台都开始演戏。大戏台上演的是黄州花鼓戏《祝英台十里相送梁山伯》，祝英台虽然是男人装扮，但容貌娇美，双目含情，唱腔委婉动人，把一个女子对心上人的爱慕表达得淋漓尽致，赢得了台下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每台戏演完，舞台上就会亮出“福寿双全”“财源广进”等祝福语，赢来台下热烈掌声。看戏的乡亲有的坐在茶桌旁边，一面喝茶一面看戏。渗水的小伙计提着长嘴茶壶，听见叫喊“渗水”的声音，便从人群中挤过去，隔着桌子渗水，茶壶提得高高的，热水从茶壶嘴里出来，成一条线“飞”入茶碗，一滴也不溅到茶碗外。一些乡亲把长长的大辫子盘在头上，脱下衣服搭在肩上，站立在茶桌间隙看戏，口渴了，随手端起身边茶桌上的茶碗喝两口，因为都是湖广乡亲，茶桌边茶碗的主人不会责怪。小戏台前也挤了不少乡亲，听戏台上说书艺人讲述四川评书《刘二壮打虎》。

“……刘二壮带着老婆孩子从湖广麻城来到重庆，到了通远门外一个小山冈前，走得累了，正想坐下歇一歇，忽然听到‘呼’的一声响，一只斑斓大虎从树丛中跳出，直扑向刘二壮，二壮一惊，忙抽出扁担向老虎砍去……”戏台下，两个乡亲听得津津有味。一个问：“我们先祖进川时，通远门附近真的有老虎？”另一个回答：“小时候听老祖宗说过，他们进川时虎患成灾，通远门

外大白天都有老虎出没。”

禹王宫有两间议事堂，大的一间是湖广乡亲各府县会首以及行帮头头们议事的地方，小的一间是湖广会馆首事、副首事以及核心人物商议重大事情的地方。此时，湖广会馆副首事周带才正同几个要好的朋友在小议事堂谈论首事陈玉金回麻城祭祖迟迟未归的事。说话间，钟鼓声响起，禹王宫守门的乡亲领着一位手拿大红拜帖的重庆知府衙门衙役进来。衙役行了礼，递上拜帖，大声说：“周首事，知府宋大人听说禹王宫举办禹王庙会，带着巴县王知县来看望乡亲们，已经到了禹王宫大门外了。”

周带才吃了一惊，忙吩咐从大门到大议事堂让出一条通道，带着参加乡亲聚会的几个行帮会首迎到禹王宫大门外，把知府、知县两位大人迎进大议事堂。

宋知府望了望众人，有些疑惑地问：“周首事，湖广会馆举办禹王庙会是一件大事，怎么不见陈首事？”

周带才一脸愁容，回禀说：“宋大人，我们正在焦虑，陈首事三个月前回麻城祭祖探亲，约好五月底回来。今天已是六月初六，还没有回来，大家十分担心！”

宋知府皱起眉头说：“陈首事是众多湖广乡亲推举出来的主事人，知道今天是禹王庙会的日子，应该提早返家，按时赶到。”

周带才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害怕陈首事路上出事。”

王知县笑了笑说：“众人不必担心，如今太平盛世，盗匪潜迹，陈首事路上不会有事的。”

周带才脸上有了一丝笑，说：“但愿王大人说得准，陈首事平安回来。”

周带才把两位大人让到议事堂首席位置坐下，重新抱拳行了礼，说：“两位大人日理万机，还抽出时间看望湖广乡亲，谢过两位大人。”

宋知府大声说：“周首事，重庆府有数万湖广乡亲，经商务农，与各地来的移民和谐相处，没有湖广乡亲，就没有重庆府的繁荣昌盛，以前为乡亲们做的事太少，本府深感惭愧！”

王知县微微笑着说：“宋大人说得有理，巴县近三万人口，十之八九是各地来的移民百姓，我能坐稳巴县知县这个位置，全靠各位的维持。”

宋知府、王知县正在议事堂和众人说话，忽然，窗外掷进一支飞镖，不偏不斜，插在周带才身边柱子上。周首事一惊，赶紧拔下飞镖，飞镖上带着一封信，周首事慌忙拿下信，展开信纸看起来，上面写着十个大字：陈首事有险，

东水门码头。

宋知府看到窗外掷进飞镖，十分吃惊，问：“周首事，信上说了什么？”

周带才脸色苍白，双手颤抖，把手中的信纸呈送给了宋知府。

宋知府看了信纸上的字，紧紧皱起了眉头，把信纸递给了王知县，说：“这信是谁送来的？陈首事在东水门码头会遇到什么危险？”

王知县建议说：“宋大人、周首事，这里离东水门码头不远，我们立即带人赶去，一切就会明白。”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对，快到东水门码头去看一看，陈首事有什么危险？”“宋大人、王大人，你们带些衙役去，有了事好解救。”

禹王宫走廊上、厢房里、大小戏台前，乡亲们闹闹嚷嚷，有的在看戏，大声叫好，有的在摆谈着近年来各自的经历，叙说着乡情。

湖广会馆首事陈玉金带着夫人和两个儿子回麻城祭祖探亲，把乡亲们捐赠的一千两银子送回家乡重修帝主庙，算好日子赶回重庆参加禹王庙会，不料到五脑山拜神时遇上大雨，山路滑，陈夫人不小心摔了一跤，淋了雨又摔伤了腰，病倒在床上起不来了。陈玉金请郎中给夫人看病耽误了时间，待夫人勉强能够起床走路时，陈玉金赶紧找了船，带着夫人和两个儿子乘船到了黄州，再转乘长江大船逆流而上回重庆。

陈玉金四十岁了，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取名宗信，有五岁，小的取名宗义，刚满一岁。陈玉金和夫人十分喜欢两个孩子，特别是小儿子宗义，刚刚学着说话便天天围在身边喊妈妈、爸爸，喊得陈玉金和夫人心里甜甜的。尽管带着丫环佣人，但陈夫人担心丫环粗心，带不好两个儿子，所以不管到哪儿，总是把儿子带在身边，一天到晚逗着儿子玩。陈玉金到外面办事，心里想着两个儿子，回到家里休息，看不到儿子心里便像悬起了一块石头，总要让丫环佣人把儿子找到身边，心里才踏实。

两个儿子是陈玉金夫妻的心头肉，一刻也离不开。

陈玉金、陈夫人带着两个儿子乘船到了宜昌，换乘进三峡的小船过了三峡。陈玉金挂记着回重庆参加禹王庙会，赏了船夫的银两，让船夫清晨早早起身，晚上迟一会儿休息，尽量多赶一些路。不过，过了三峡，虽然山势平缓了一些，仍然滩多浪高，不论多么有经验的船夫舵手，夜间都不敢行船，江上雾大了也不敢行船。尽管陈玉金想早一点返回重庆，心里焦急，船夫个个努力，船仍然行得不快。

船过忠州，天气很好，船夫早起晚歇，加上水势平缓，船行得快一些了。陈玉金计算着日期，能够在六月初五晚上赶回重庆，刚好可以参加禹王庙会，心里高兴，吩咐丫头把两个儿子带到船头，让佣人摆了凳子，叫上夫人到船头欣赏风景，逗儿子嬉戏。

江上白浪滚滚，浪花飞溅，几只水鸟时而冲向浪花，从水中抓起小鱼小虾，再展翅飞上蓝天，时而拍着翅膀掠过船头。大江两岸，山峦青翠，绵延起伏，灰色的农家茅屋，点缀在青翠之间。

陈玉金牵着大儿子陈宗信的小手，夫人抱着小儿子陈宗义坐在身旁。陈玉金看到娇妻乖儿，心情舒畅，教儿子学读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陈宗信跟着爸爸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小儿子宗义也“呀呀，呀呀……”跟着念，逗得陈玉金和夫人都笑了起来。

陈玉金从夫人手中抱过小儿子，亲着儿子的嫩脸蛋，高兴地说：“好呀，小宗义会念唐诗了，将来爸爸给你请一位好先生，乖儿子念好了书，考秀才考举人，到京城考进士，做大官。”

陈夫人笑着说：“儿子们读书做了官，你的裕泰山货行谁来经营？”

陈玉金高兴地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长大经营山货行，一个考进士做大官，做清官，为百姓做好事。”

小宗义学着说：“官，官……”

陈玉金和夫人开心地笑了起来，丫头、佣人和船工也跟着笑起来。

船到涪州，住了一晚，船工们决定第二天清早开船，晚上赶到重庆。清早起来，想不到长江起了大雾，到处灰蒙蒙一片，两三步外看不到人，船工不敢开船了。陈玉金心里急，仿佛热锅上的蚂蚁，一声接着一声叹气。夫人劝慰说：“老爷，禹王庙会有周首事带着乡亲们操持，一定搞得很好，不用担心忧虑。”

陈玉金愁苦着脸说：“我是首事，禹王庙会是大事，我却不能按时赶回参加，对不起众位乡亲。再说，平街子上开赌馆的张大头一伙是湖广会馆的对头，我担心他们会在禹王庙会上捣乱。”

陈夫人皱起了眉，叹了一口气说：“老爷，张大头心狠手辣，你们早晚要吃他的亏。”

陈玉金大声说：“夫人，你放心，从古至今，邪不压正，我们不怕。”

陈玉金是一个讲诚信、重承诺、关心乡亲的人，从重庆起身往麻城祭祖探亲时，副首事周德才嘱咐说：“陈大哥，你一定要在禹王庙会前赶回，会馆很

多事要你拿主意，很多朋友想在庙会上见到你。”当时，陈玉金拍着胸脯答应了，他确实算好了日子，准备在禹王庙会前赶回。可是，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夫人患病耽误了时间，左催右赶，掰着手指头算可以在六月初五晚上赶回重庆，不料遇上了大雾，算好的日程落了空，庙会前赶不回去了。

也许是陈玉金的诚心感动了老天爷，辰时刚过，雾气散了，红红的太阳从云海中钻了出来。船工们赶紧拔锚开船，船老大加派了人手划船。船工们一个个累得浑身是汗，喘着粗气，可是上水船走得慢，天黑了，船离重庆还有六十多里，而且这一带水中礁多，船不得不又靠岸停下了。陈玉金一晚上没有睡好，在床上翻来覆去叹气，眼巴巴地望着船舱外，好不容易盼到江面变得灰蒙蒙的了，天快要亮了。陈玉金翻身起床，叫起船老大、船工拔锚开船，紧赶慢赶，船到重庆东水门码头已经是午时过了。

东水门城门到水码头有一坡长长的石阶，石阶两边顺着山坡建有一些简陋的茅草房，由于地势不平，茅草房一边柱子高，一边柱子矮，搭上木板弄平了才能住人，当地人把这种房子叫做吊脚楼，里面住的都是穷苦下力人，由于家家门前都挂着草鞋卖，人们便把这里叫做草鞋街。草鞋是重庆山地特有的一种鞋，因为山高坡陡多雨水，挑担背筐走山路的下力人多喜欢穿用稻草编织成的鞋，不怕山路滑，也不怕雨水打湿，一些穷苦人家便把编织草鞋卖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一个铜板十双草鞋，挣的钱勉强能够维持生计。

陈玉金一家人乘坐的木船靠了码头，船工搭起跳板。要下船了，陈玉金抱起小儿子，在额头上亲了一口，递给了身边的丫头。小宗义叫起来：“爸爸，抱！爸爸，抱！”陈夫人哄着说：“宗义乖，姐姐抱，爸爸要扶妈妈。”

陈玉金扶着夫人，佣人背着大儿子陈宗信，丫头抱着小儿子陈宗义，一家人刚刚下了船，走上码头。码头两边吊脚楼里忽然发出叫喊声，涌出了不少头上盘着辫子、光着上身的汉子。陈玉金知道这些汉子都是脚力帮的人，是在朝天门码头、东水门码头搬运货物、抬滑竿轿子的下力人，平时有大小帮头管着，非常守规矩。可是，此时眼前的脚力帮分成了两伙，一个个横眉竖眼，大声叫喊着扑向对方。陈玉金十分惊讶，看见两伙脚力帮争斗起来，赶忙站在中间，好心地大声劝说：“众家兄弟，不要争斗，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好商量！”脚力帮的人一个个都红了眼，发了疯似的，没有谁听陈玉金的话。两伙人拥到了一起，呐喊着挥舞拳头相互扭打起来，乱成了一片。有的辫子散了，长头发披散在脑后，有的裤子掉了，光起屁股，仍然呐喊着扑向对方，吓得码头上做生意的小贩、上下船的客人东躲西藏。陈玉金被人群推得东倒西歪，费

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挨了不少拳头，眼睛被打青了，鼻子出血了，好不容易从人缝中钻了出来，可是夫人和佣人、丫头、两个孩子不知被混乱的人群推挤到哪里去了？陈玉金急了，放开喉咙呼喊，喉咙破了，声音哑了，终于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被混乱人群踩踏受了伤、正在呻吟的夫人。紧接着，佣人抱着大儿子陈宗信找来了，佣人力气大，紧紧抱着陈宗信，没有让孩子受到伤害，丫头和小儿子陈宗义不见了。陈玉金和佣人一起努力，把陈夫人扶到远离争斗人群的河滩休息。陈玉金吩咐夫人看管好大儿子，带着佣人回到争斗的人群中寻找丫头和小儿子，又挨了不少拳头，撕破了衣衫，终于找到了丫头。可是，混乱中小儿子陈宗义被人从丫头手里夺走，找不到了。

周带才带着乡亲们赶到了，宋知府、王知县带着衙役也赶到了，脚力帮的争斗终于平息了，几个带头闹事的人被衙役抓了起来。陈玉金的小儿子不见了，周带才帮着询问了河滩码头争斗的脚力帮成员、周围看热闹的人，谁也不知道陈玉金的小儿子被什么人夺走，抱到哪里去了。

宋知府听说脚力帮争斗中陈首事的小儿子被人夺走，联想到在湖广会馆议事堂看到的神秘人用飞镖送进的信，猜出脚力帮争斗有歹人操纵，陈首事小儿子被夺是歹人阴谋的一部分，他和王知县上任不久，还不十分了解重庆地面上的黑恶势力，于是吩咐衙役将争斗的脚力帮两派头头以及在争斗中行凶打人的凶手带回衙门，让王知县查清真相，替陈首事找回小儿子。

陈玉金记挂丢失的小儿子，让佣人、丫头将夫人扶回猪十街家里，立即赶到巴县衙门去看王知县审讯脚力帮的人。周带才和湖广会馆一些乡亲陪着陈玉金一起到了巴县衙门。

王知县升了堂，衙役们喊起了堂威，还没有等县大老爷问话，跪在堂下的脚力帮双方争先恐后叫起冤枉来。

东水门码头脚力帮帮主大声喊冤：“知县老爷，冤枉啊！我们规规矩矩在东水门码头做生意，朝天门码头的人抢我们的生意，是他们先动的手。”

朝天门码头脚力帮帮主大声分辩：“大老爷，近来朝天门码头生意太少，兄弟们挣不到钱，一些兄弟看到东水门码头生意多，他们忙不过来，就做了一些，想不到他们动了手。”

王知县不想听两位帮主的分辩，评判争斗双方谁对谁错，他想弄明白是什么人从中作祟，挑起两帮争斗，借机抢走了陈首事的小儿子，于是把惊堂木一拍，打断脚力帮帮主的申辩，严声斥问：“东水门、朝天门，都是巴县的地